

# 高爾夫球嶄露頭角 修嘉佑榮登傑出學者榜



女子高爾夫教練協會(WGCA)全美學者名單上週出爐。華裔年輕女子高爾夫球員修嘉佑(Kiona Hsiu)榮獲殊榮。由美國女子高爾夫教練協會舉辦的全美傑出學者(WGCA All-American Scholars),是全美大學高爾夫球界最重要的運動員獎項之一,入榜者都是各大學的佼佼者。修嘉佑今年榮獲全美學者球員獎項,是Trinity入榜兩人

中唯一的華裔運動員。「這真的是至高的榮耀,能跟這些在全美各大學高爾夫球運動員的傑出者共同獲獎,給我很多鼓勵與榮譽」,修嘉佑表示。

受到父母親的鼓勵,修嘉佑從小就開始接觸高爾夫球,高中順理成章進入校隊,

2020年進入德州Trinity大學校隊,隔年SCAC冠軍賽為學校拿

下女子團體冠軍與個人季軍。今年三月以年僅18歲為SCAC獲選為最佳球員及六月獲選年度新人獎,及WGCA女子高爾夫球教練協會學者殊榮。

在高爾夫球運動上,修嘉佑的啟蒙來自父母。「我總是看到父親打高爾夫球,在我3、4歲的時候,我的父親給了我一套兒童高爾夫球杆來打」,修嘉佑說。「我非常喜歡這項活動,從那時就一直打到現在。」修嘉佑從小就喜歡高爾夫球,在課餘後不斷地練習以提升自己技能,從小南征北討,獲獎無數,高中時期除了高爾夫球校隊之外並加入辯論社,英文榮譽社團及聯合國俱樂部。高爾夫球及辯論都有很不錯的成績。她說,高爾夫球因常要四處征戰,為讓她專心練習,

修嘉佑的求學階段球藝多以自學為主。

修嘉佑表示,在她成長過程中,高爾夫球是一項流行的運動。在她6歲那年,爸爸首次帶她到高爾夫球場,她便愛上這項運動。家族成員沒有打高爾夫球的歷史,但她自小對高爾夫球着迷。每次練習,雙手都長滿水泡。練習過程雖然艱苦,但是一旦開始,就不願意停止。父母自少就十分支持她,給予她自信心,建立了成為優秀高爾夫球年輕選手的基礎。

修嘉佑父親說,在學球的路上,一家人曾經徬徨,衝突也不曾少過,有許多辛苦,但也有更多的感恩,忍過去,熬過去,終將會海闊天空。「是體能、球技、抗壓的極致。」她父親觀察,「對於每一次推

桿,拿捏距離、力道、節奏,修嘉佑在乎每一項技術細節,因為都會影響比賽的成績。」

在獲得WGCA殊榮後,修嘉佑表示,她的父母就是她最仰望的對象,如果沒有他們的鼓勵,就不會成為今天的傑出高爾夫球運動員,也絕對不會被人選為全美學者名單。問及得到的WGCA殊榮有何感想,修嘉佑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美的艱難期間還能打球,感到非常幸運,未來三年大學裡會繼續努力,期許更上一層樓。打高爾夫球真是一種體能、球技、抗壓的球藝,修嘉佑表示,球賽時雖然經常會偶遇亂流,但把握每一桿,盡情發揮達到最好成績,希望將來有機會成為另一位台灣之光。



這是我第一次任教美中實驗學校洛城校區,正好趕上學校舉辦夏令營,馮旭老師希望老師們各盡所能,開設不同的特色班,于是教了近二十年中文寫作的我,又招收了十幾位弟子。盡管我深知,學習中文是個相當漫長的過程,學習中文寫作更不能一蹴而就,我祇是希望孩子們通過我的“中文寫作課”,對中文寫作不再恐懼,並且逐漸喜歡上這門“手藝”。短短五節課,我就驚喜地發現,孩子們的寫作能力見長,正如一位家長所言:“以前從來沒這麼寫過,通過孫老師的課,孩子好像有點感覺了。”

但願家長不是出于恭維,也許下面的幾篇作文更能說明問題。

美中實驗學校“中級中文寫作班”  
孫殿濤老師

## 我的好朋友——凱撒

吳瑞欣

凱撒是一個純種的英系黃金獵犬。在他兩個月大的時候來到了我家,現在五歲半了,已經長成了一個高高大大的“男子漢”。

他特別漂亮。大大的腦袋,大大的眼睛,黑黑的圓鼻子,毛是純白色的,卷卷的,粗粗的腿,長長的尾巴,蓬鬆鬆的。他的性格非常的溫和,喜歡“呵呵”的笑。遛狗的時候,每次遇到人,他們就會喜愛地撫摸幾下凱撒的頭,由衷地誇獎凱撒:“這條狗真漂亮!他是什麼品種啊?”凱撒好像是聽得懂人話,每到這時,就會“呵呵”地朝着別人笑着搖起長長的尾巴。

凱撒也很聰明。他小的時候經常會咬鞋,我的好幾雙鞋就斷送在他的利齒之下,這時,我會輕輕摸着他的頭,盯着他的眼睛,輕聲地說:“凱撒啊,你是個懂事的孩子,不能咬姐姐的鞋,你要聽話。”他好像真的聽懂了,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發生咬鞋的事兒。

凱撒也知道什麼時候該玩兒,什麼時候主人需要安慰。有一次我生病了,有點發燒,因此沒去上學。我吃了藥躺在沙發上,想休息一下。凱撒就小跑着趕過來,他溫柔地看着我,好像知道我現在不舒服,知道我需要安慰。他跟我一起躺在沙發上,頭緊緊地靠着我,那一刻,我的病好像一下子就好了大半。

凱撒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,我很愛他,他也很愛我!

## 懷念我的校園

梁美玫

新冠病毒來的時候,我很傷心。平時每天上學的時候,就可以看見我的同學和老師。而現在,我看見的人祇有在家裏的親人。

我還清楚地記得,我在新學校交到的第一個朋友,她叫Krisha。

那時候我讀三年級。有一天課間休息的時候,我無聊地向一棵大樹走去。這時,跟我同在一個班的女孩向我過

走來。她說:“你想跟我一起玩嗎?”我對她說:“好哇。那我們玩什麼?”那個女孩子說:“草場。”我迷惑地問:“在草場上怎麼玩呢?”“很簡單。我們就從草場的一邊跑到另一邊,誰先跑到就算誰贏。”我高興地回答:“那我們開始吧!”

“三,二,一,開始!”我用盡全身的力氣往前跑。幾秒鐘之後,那個女孩已經被我落到後面。我首先跑到草場的另一邊,然後高興地跳着:“我贏了,我贏了!”那個同學也跑過來說:“算你贏了!對了,你叫什麼名字?”“梁小美,你呢?”“我叫Krisha。”好好聽的名字!從那以後,每天在學校的時候,我都會跟Krisha一起玩,因為我生來膽子小,交的朋友不多,Krisha幾乎就是我唯一的朋友。到四年級的時候,Krisha跟爸爸媽媽一起搬走了,我當時特別難過,甚至偷偷哭過。

五年級的時候,我的老師做了髓關節手術,需要離開了我們幾個月。老師對我們特別嚴格,有他在,沒有同學敢搗亂。有一天,代課老師跟我們說,我們的老師要回來了。他讓我們把教室打掃的漂漂亮亮,讓老師回來的時候感到高興。

班裏有個男孩兒,名字叫Nikhil,我的朋友都覺得他很討厭。這天,他站在一個凳子上,趾高氣揚地說:“大家好,我叫Nikhil,你們今天的任務是把教室打掃得幹幹淨淨。”他指向我的方向:“你的任務是把教室裏的紙屑放到一塊。”我猶豫了一下,還是照做了。

教室收拾好了,於是,大家一起動手制做一條橫幅,上面寫着:歡迎老師回來!在字的周圍還畫上了一些圖案。一切準備好了,代課老師把我們的老師帶進教室。看着幹淨、整潔的教室和一大群心愛的學生,老師開心極了,他挨個擁抱了我們,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樣。

我對小學的感情特別深。現在雖然已經上了初中,但每次想起小學快樂的時光,就格外開心,我希望我對每所學校的感情是一樣的。

## 懷念我的校園 ——一個可怕的黑影

餘丹嫻

盡管因為疫情,我們已經被迫離開學校一年多了,但那些發生在學校的有趣的事情不時地在我眼前浮現,想想都會笑出聲來。

那是在我讀四年級發生的一件事。

當時,我們正在上科學課,而我們的教室是在學校旁邊搭建的幾個臨時課室。大概還有兩三個小時就要放學的時候,教室的擴音器裏突然傳來校長非常嚴肅的聲音:“老師和同學請注意,從現在起,學校將進行封鎖,請大家呆在教室裏,千萬不要出來,原因以後會告訴大家!”校長的公告一下子就把我們嚇到了,我們按照老師的吩咐,趕緊把所有的燈關了,用紙擋住門窗,所有人馬上藏在桌子的下面……

就在這時,我們忽然看到一個人影正在教室外面來回走動,不知道他到底要幹什麼,看起來是想推開我們教室的門!我們都被嚇壞了,有些同學還被嚇哭了……我躲在一個同學的後面,看得出來我前面的同學也很害怕,身體不停地抖動。這時,老師小聲地提醒大家:“不要出聲!千萬不要出聲!”

我曾經記得,老師以前教過我們防禦和阻擋的方法,就是當危險發生的時候,應該把重物擋在門上,讓壞人進不來。這時,老師悄悄地站起身來,她想確認一下窗外究竟是什麼人,如果真的是壞人,我們就要趕緊動手,用桌子擋住教室門。老師慢慢地走到窗邊,偷偷地往外看,唉,這個影子看起來有點面熟?她大着膽子仔細看,哈哈,原來那個影子就是我們學校的保安,他之前想推開我們的教室門,是想確認一下門是不是鎖了。估計之前校長也被他給“騙”了!

這時,擴音器裏再次傳來校長的話:“老師和同學請注意,現在封鎖解除,學生和老師可以繼續上課了。”這時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然後不約而同地擦擦頭上的冷汗……咳,一場虛驚!

這不過是我們學校曾經發生的一件小事情,盡管過去了很久,但我記得最清楚,就像發生在昨天一樣。

雖然我已經小學畢業了,但那所學校將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。我不會忘記那些令人尊敬的老師,還有那些要好的朋友。